

那一段純純的愛

吉村爺爺與謝奶奶

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：

愛很美，只要擁有一分鐘就已足夠；永遠不要放棄去愛與被愛，因為那是人間最美麗的風景！

謝

奶奶，是豐田車站副站長的長女，以臺灣人的身分就讀花蓮港廳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（今花蓮女子高級中學），日本名叫英子；吉村爺爺，是吉野車站站長的獨生子，就讀花蓮港廳立農林學校（今花蓮高農）。在當時男、女高校禁止自由戀愛的時代下，他們彼此心儀，卻不能互相打交道，兩人只能等待搭火車到花蓮港車站上、下課時，在火車上對看。

謝奶奶拿出日治時期的照片，看著吉村爺爺，溫柔且細膩地說出那一段至今仍歷歷在目的過去……。不過，她叮嚀著別公布她的全名，她才肯說出心中美麗的祕密，而這個祕密到現在依然像糖果一樣甜蜜！

◆ 謝奶奶的全家合照。
前排左一為謝奶奶，左二與右一為謝奶奶的妹
妹，後排為父母親。(圖片提供／謝奶奶)



◆ 左為花農吉村爺爺（吉野車站站長之子），右為花女謝奶奶（豐田車站副站長之女）。(圖片提供／謝奶奶)

०

安安田穀果園的另一個重要賣點是，花市的野生植物在這裡都可以買到。

安坐溫馨，因無以要老歸一到，大寒臘月嘗用故紙作贍報，要裡面的女孩都好了一

.....。這一個被繫止的活頭，在沒有小孩的安田夫妻擁護下，花女學生的戲票還是能

是當時最富盛名的書，這部《詩經》在當時的傳播，遠比《左氏春秋》要廣泛得多。

「花女往花蓮市街路上有間小大的『安田繩果園』，就在在當時花蓮鄉小學校（今北國圓中）旁對面，如今成爲了旅館飯店。這圓繩果園很上道，附設了小旅館，花女學童畢業後回娘家的兒子，吃著飯學姊三、五好友偷偷地躲進繩果園裏面的院子，吃著

一書可謂妙教

* * *

有了這次經驗後，吉村先生才輾轉透過友人請花中一位吳姓臺灣人學生作為傳信者，可是他同樣是男生，信一樣無法傳遞，於是把計畫改放在吳姓友人的妹妹身上，卻被這位妹妹吐槽：『難道你們不知道有個愛情傳遞站——安田糖果屋嗎？』

從那日之後，吉村先生老是在書包前貼著一張大大的紙，上頭寫著『安田糖果屋』。我想，應該很多人和我一樣會認為那是他在那裡打工，為他們做廣告吧！

相信嗎？當時買糖果對我們學生而言是項奢侈的享受，可是我為了想去看吉村先生，而決定花錢買糖果，看看他在不在？可是去了才發現，他根本不在那兒工作，因此我買了糖果就快速離開。在回家的路上感到心好酸，總覺得自己被騙了，走著走著眼淚就流下來了。我想那就是初戀吧！帶著酸酸的滋味。

一九四六年日本人就要被引揚遣返，當時整個花蓮真的很混亂，學校也幾乎沒有學生出入，安田糖果屋也早早關門。不過聽說糖果屋沒開後，店主人安田夫妻還是時常在花女、花中校門口徘徊詢問學生的名字和住所，但因為戰亂實在沒有什麼人理會。我想他們是一直努力著要把這些信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吧！

幾年之後，日本人離開，我也見不到吉村先生了。光復後我在花蓮市區工作，一日巧遇吉村先生的朋友吳先生，他提及吉村先生把告白信放在安田糖果屋的事。頓時，我的心感到一陣糾結，隨便找個藉口說有事離開，便趕去『安田糖果屋』。我翻了又找，找

了又翻，什麼都沒有！原來他書包上貼著斗大的『安田糖果屋』五個字，就是要告訴我信放在『安田糖果屋』裡，而不是他在那裡打工……。』

就這樣，謝奶奶和吉村爺爺這段感情都還沒有開始，就分開了！

* * *

時間來到一九七〇年，花蓮。

「有一位吉村先生，他一直在找英子。妳是英子小姐嗎？」這是日本人能再回來的第一年，一位戴著帽子的日本男子對著英子小姐說。

經過了二十五年，吉村爺爺終於找到了謝奶奶。不過，這時的他們都各自有了家庭，再見到是不捨、是心喜、也是遺憾！

從那次以後，吉村爺爺每年一定會回來臺灣看謝奶奶，每次都會帶禮物來給她，也時常買日本衣服送她，因為吉村爺爺喜歡看謝奶奶穿得美美的。

不過，在他們五十二歲這一年（一九八二年），每年都會回到花蓮的吉村爺爺並未出現。「我的心很是不安，於是打了電話到日本才知道吉村病危。當天我與我的先生馬上申請日簽，可是等到一週後簽證下來趕到日本時，吉村已離開二週了。隔年，吉村太太帶

著他為我買的最後一件衣服來到花蓮見我，告訴我說：『我的先生一直很想念您，很喜歡您，當年若沒被遣送回日， he 說他一定要娶英子小姐！』謝奶奶回憶著說。

謝奶奶拿出一對兩小無猜的日本娃娃告訴我，這是吉村爺爺於一九七一年回來時送給她的，是她最喜歡的禮物，至今每當她一個人孤單時，看見這一對娃娃，腦海裡就會清楚浮現那兩個十六歲少年、少女在火車上偷偷對看的一幕幕，並慶幸自己的人生裡，有吉村爺爺出現過……。

八十六歲的謝奶奶眼角雖有淚珠，但嘴角卻是上揚的；從她的故事裡，讓人感覺到——愛真的好美！



◆這是一對兩小無猜的日本娃娃，是吉村爺爺送給謝奶奶的禮物。
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